

看星星

葉妮娜著



葉妮娜

看星星

作協叢書專集二一

看星星

一九八五年一月初版

作者 葉妮娜

主編 蘇翰林 蔡振興

封面設計 黃家能

出版 香港青年作者協會

香港中央郵政總局信箱9899號

發行 藝文圖書公司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3-805807

承印 太古印刷公司

香港鰂魚涌船塢里16號7樓B座

定價 港幣十八元正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目錄

大廈的巨影——評葉妮娜的《看星星》小說集	鍾玲	一
看星星		十一
指環		三一
休假日		三五
霧星期		五三
長廊		五六
天生我才		七六
冷氣機失竊記		七八
惟一的一個		八八

乖，程程乖·····	九十
芳華虛渡·····	九二
那裏去了·····	一一三
么哥的婚事·····	一一五
異鄉人·····	一三三
隔壁的小女孩·····	一三五
羣戲·····	一三九
後記·····	一七〇

大廈的巨影

評葉妮娜的《看星星》小說集

鍾玲

葉妮娜的短篇小說，不但處理各式各樣的題材，小說中的角色也包羅各階層的人物。《羣戲》和《看星星》寫大都會商業機構中之權力鬥爭，弱肉強食。小說中的人物如董事長、經理、秘書、以及女強人，都各有各的面貌。《長廊》寫香港知識份子的心理，一位向現實投降的中學老師。《休假日》寫一個工業大廈貨倉的夜更工人，描寫他的內心世界。《冷氣機失竊記》寫整個村莊的村民，與一位外國神父之間的關係：由對立到和解的過程。故事的主角是集體的村民，而非個人。而她也處理許多女作家筆下的題材：如《芳華虛渡》寫現代閨怨：一位內向專情的女孩子，在情感受一次打擊之後，再也不敢投入生活，付出情感了。《公哥的婚事》寫妹妹對哥哥的親情，以及對未來嫂嫂的妒嫉。《惟一的一個》及《乖，程程乖》寫兒童心理。《隔壁的小女孩》寫婦女天生的母性。葉妮娜不但處理的題材有廣度，角色包括社會各階層的人物，而且小說的素材都選

得恰當，筆觸客觀有真實感。我認為她在這些方面，具有成爲一流小說家的條件。

本書是她第一部結集之作，收集了八篇短篇小說，以及七篇小小說。這十五篇作品中，佳作很多，我認爲下列數篇尤爲突出：《么哥的婚事》、《看星星》、《休假日》、《羣戲》、《惟一的一個》以及《乖，程程乖》。

《么哥的婚事》是篇成功的作品，非常自然流暢。觀點的運用尤其成熟到家。寫一個中等家庭之中，有三個女兒，一個獨生子。故事是由么妹的觀點，描寫她哥哥交女朋友到結婚前夕，家中各人心理上起的變化。主要更細膩地道出了么妹與哥哥以前情感之融洽，並寫出她對未來嫂嫂由好奇好感的態度，轉變爲妒嫉的心理。她寫以前哥哥與家人關係的密切，用摺日曆記家人生日的細節來寫，不落俗套，而且很具體，很精簡：

小時候過年，換新日曆，么哥第一件事就是把家裏各人生日的幾頁摺角，怕日子溜過了，會忘記，他自己和我的會一摺再摺，以示隆重。

正因爲舊日情濃，所以交上女朋友後，竟沒有回家參加妹妹的生日宴，這就更顯得么哥的心的確放在女友身上了。到半夜妹妹氣得睡不着覺，忍不住爬起來去看么哥回來沒有，去質問他何以缺席。么妹卻在黑暗的客廳中見到么哥擁吻女友。由於描寫過以前兄妹之情的融洽，這件事對么妹的打擊力就更大。這些事件也顯示出葉妮娜在選擇素材方面很具眼光。而女朋友凌姐第一次隨么哥回家探訪么哥家人，就寫得非常逼真。因爲么哥對

她痴戀，一家人都若有所失。透過么妹的眼中來看，來體驗各人不同的反應。這是飯後么妹洗完碗，見到爸爸在客廳椅上睡着了，媽媽正在削蘋果。而么哥與女友在么哥房中親蜜地說笑，旁若無人：

爸爸揉了揉眼睛，醒過來了，吃力的攀起來。媽媽輕嘆了一口氣，放下削着的蘋果，過去扶他進房間裏去了。我一口咬着還繫着皮的蘋果，凌姐嬌俏的女高音尖刺刺的，我把電視的聲響，提到平時的兩倍。正賣着洗衣粉的廣告，我覺得很好，眼睛就再沒有離開過電視。

這一段的成功，在能很含蓄地寫出父母被冷落的寞落心理，更深一層來說，他們已經失去么哥這一個家庭成員了，是么哥爲了凌姐而決定婚後搬出去住的一個伏筆。而么妹故意把電視機音量放大，以壓下凌姐的聲音，也把么妹的任性、妒意表露無遺。

《看星星》一文的文字，富有風格。這一段寫女主角由禮品中心走到大廈外，又再走入室內停車場，足見葉妮娜在文字上下的工夫：

禮品中心的冷氣一竄一竄，燈光幽幽的，祇不過是中午，還以爲快到黃昏入黑。推開門，後尾梢吊着一股寒氣，迎面卻意外地撲來白刺刺的陽光，十月輕緩的風閒散地吹着。余妍打開皮包，抽出鑲白邊的太陽鏡，不戴，卻一把翻上頭頂。走進室內停車場，驕地暗了一片天，反把眼鏡向下一拉，一張臉祇剩下兩圈白框框。

這段文字活潑生動。像是「冷氣一竄一竄」，不但用了重覆手法，而且生動地以動物的動作來寫冷氣。她又刻意用對仗手法，寫出內外兩個世界的不同：「後尾梢吊着一股寒氣」對「迎面……撲來白刺刺的陽光」。而女主角余妍的一連串動作，都用了明快簡短的句子來表達，又用明顯的意象——如「兩圈白框框」——來寫她，顯示出她是個性果斷，很「帥」的女孩子。葉妮娜在其他小說中文字都沒有那麼刻意，但本文文字刻意也有其道理。本文大部分是由女主角余妍的觀點來寫，而余妍是個好強高傲，而又敏感細緻的女子。本文文字方面精緻造作，可以說是很配合她的個性。本文中還有一段極富抒情風味，是寫余妍過去的幸福時刻。余妍與男友及她的知己晴初三人無憂無慮地在草地上看星星。這段文字用了不少詩的比喻手法，尤其是巧妙地運用「擬人法」personification。例如星星像人一樣，也會閉上眼睛。又用了主觀地錯亂官感的手法 synesthesia，如把聽覺的音樂，比作視覺的流水。形容流水似的音樂又刻意用了「淌」、「流」、「兜」、「轉」、「漩」這些不同的動詞。而整段都富於韻律之美：

草地周圍的矮樹叢縫進天空裏去了，巨大的黑色背景漫天漫地的掩過來。自己閉上眼睛，星星也閉上眼睛，在聽寂靜在曠野裏吹長笛，一小串，一小串的音樂輕快悠揚的自近而遠，像山溪裏的水，淌過碎石河牀，流遠了，要聽不到了，然而遠兜遠轉，又漩了回來。

葉妮娜其他作品也相當注重文字，由她的原稿與修定稿之間的比較，便顯然易見她下了工夫。《冷氣機失竊記》的原稿用了一個不同的題目，叫《竊》。原載台灣大學《拓荒文學》。原稿中有幾句是村民在背後罵那位新來的洋神父：

「貓眼！」

「該殺的，成雙鬼眼！」

「刻薄相！」

在修定稿中就改成：

「貓眼！」

「猴相！」

「雙鬼眼！」

「短命刻薄相！」

原稿中的「成雙」一辭是粵語，與本文的時空不符。這故事情節說的是台灣光復幾年後，在一村莊發生的事，所以改成「一雙」是對的。而且修定稿有對仗的諧趣，如「貓」對「猴」。第三、四句又重覆「眼」與「相」字。可見葉妮娜下了相當工夫琢磨她的文字。

《休假日》是小說集中最有深度的作品。主題是寫都市中低層工作者的孤寂。葉妮娜在選擇本文主角的職業之時，眼光非常獨到——他是個看貨倉守夜更的，所以他的孤

寂比一般人更深。這個人白天是孤寂的，因為他白天睡覺，與家人，與世界，可說是不相往來。他在晚上更為孤寂，在黑暗無人的世界，守着滿是木箱罐頭的貨倉。他的太太在新婚那幾年還抱怨與他相處時間太少，後來她有了工作，對他也不再乎了，視他如無物。他的小兒子因為很少見到他，根本不把他當爸爸。他與人世唯一的聯繫是另一個夜晚工作的人。某一個星期天，他跑步時偶然遇見了另一個跑步的人，他是個酒吧調酒的。葉妮娜選擇此人的職業也是匠心獨運，酒吧間是夜生活的地方，也相當黑暗，祇有一點燈光。去酒吧的人都是去買醉，去沉醉、去逃避。而調酒的酒保不能沉醉，也不能逃避，他祇能無可奈何地工作。他與看更的一樣孤寂。於是兩人同病相憐，成了朋友。

故事的觀點是用主角作第一人稱，由他休假日早上寫起，發生了些平凡的事，他不受家人接納，他的無奈無聊，又勾起他的一些回憶，一步一步揭發了他的內心世界。而他那唯一的朋友——酒保——也久已失去聯絡，因為酒保已經很久沒來跑步了。因此主角陷於絕對孤獨的境界。我們由他的回憶片段中知道，他因為太孤寂，在守夜時會產生幻覺，疑神疑鬼，而且患上暈眩症。他因為與人世溫情隔絕，已被孤寂與冰冷的世界逼得變了形，逼成了病態。故事的結尾一段寫他在休假日無聊地在公園打發時間。表面上氣氛很悠閒，事實上是間接控訴生活之絕望、生命沒有意義，無可逃遁：

這世界驟然看去，真是熱鬧美好，惟獨我的心刻骨的靜，就祇有我和自己。我穿過灌

木叢，走上小草坡，找回我的長椅子；坐下，打開已不冰凍的啤酒，呷了一口。不會太久了，我心裏清楚。祇要日影越過球場，在有石雕的大門側收斂，小草坡遙對的大樓亮起第一盞燈，我的假日就差不多過去，黃昏近了。

《羣戲》是葉妮娜本集之中篇幅最長的作品，也是部野心之作，寫某大商業機構之中的權力鬥爭，弱肉強食。香港社會這類題材應是非常豐富，不過寫得好的人並不多。因此葉妮娜這一篇可說是難能可貴。此篇小說之觀點轉移了多次，有長篇小說的氣勢，用過唐秘書、萬經理、姚樹華的觀點，還有公司的會議記錄也成為推展故事的一部分。而權力鬥爭之中，還穿插了男女的戀情。唐秘書與姚樹華一對，是人情淡薄的都市裏，難得一見的真情。姚失敗了，叫人擊倒了，唐秘書對他的情感依然不變。而張守京與路婷一對，則成為對比，是不幸的都市戀情。路婷對英俊的張守京單戀，而張守京則打算利用她的情感，來拉攏她成為自己一派，張守京想奪萬經理的權，但卻不夠冷血，就是對路婷，他也不會做戲，過於傲慢，因此不能充分利用她。這可說是個伏筆，影射張守京在權力鬥爭之中，根本不可能得勝。

《羣戲》寫了五、六個主要角色，都各如其分，他們的結局也都有其必然性。像是萬經理的老謀深算，的確寫得絲絲入扣，所以他必然會門勝。姚樹華是個單純的、崇尚理想的人，所以他被逼離公司也是必然的。不過因為本篇過分偏重「羣」戲，所以個別

角色缺乏立體感和深度。主角人物命運的起伏，都合情合理，祇有唐基是個敗筆。唐基是個善於巴結上司的職員，全篇爲他落的伏筆很多。包括他送拐仗給萬經理——拐仗似有特別的象徵意義，像是暗示萬經理會依靠他——或是在「猜領袖」遊戲之中，唐基竟是潛藏的領袖。但到故事結尾處，他在公司中的地位不但沒有顯著的提升，連他高升的暗示也沒有。所以寫唐基的伏筆是浪費了。

此集中另有兩篇小小說，非常精鍊。就是《惟一的一個》及《乖，程程乖》。雖然簡短，卻結構嚴謹，涵意深長。主角是兩個家庭中的獨生孩子，主題是寫這兩個孩子的孤寂和無助，而且是兩種不同的孤寂。依諾小妹妹父母親都上了班，家中雖有菲傭伴她，但菲傭並不真心關切她。故事開始時，她正等她小表弟來，與表弟玩是她幸福快樂的時刻，但老等他來，於是：

她把玩具全翻了出來，然後躲進大紙皮箱裏，很有滋味的吮起大拇指。

相信依諾小妹妹這些動作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吮大拇指影射她想變成無憂無慮，受到呵護的嬰兒。躲進大紙皮箱，則暗示她想逃避人世，回到安全的母體子宮之中。

第二篇寫一個叫程程的小男孩，父母帶他上街。父母遇見熟人，就逼他叫「阿姨」，逼他唱歌表演，像是要猴一樣。他不唱，大人就對他威迫利誘：

「叫阿姨，乖，阿姨有朱古力。」媽媽彎下腰，很機密的說。

.....
「你不唱，爸爸不帶你玩電動車。」媽媽說。

其實阿姨根本沒有朱古力，母親是騙他的。大人的詭計被程程看穿，媽媽反而還罵他「鬼靈精」。表面上，大人所作所為看來很正常，很希鬆平常，但其實是視孩子為玩物傀儡，忽略了孩子與成人一樣有自尊心。這孩子最後因為無助而變得封閉而懦弱：

程程垂着頭，木無表情，就在街上，用蚊子一樣的聲音，含含糊糊的唱起他的歌來。

葉妮娜寫《惟一的一個》及《乖，程程乖》這兩篇小說時，頗能為孩子設身處境，由孩子的立場來看成人，來感受和經驗，她對孩子的關切同情，為他們呼冤，可說是不言而喻地表達出來了。

*

*

*

縱觀葉妮娜這十多篇小說，大多數都關注一個大主題——即工商業文明之下，現代人的心理狀態。她小說中有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即都市的現實生活其實是一個陷阱，人墮其中則被同化，不能自拔。《指環》中的女主角，在她姐姐的身上，見到自己未來的婚姻生活，會一樣的單調，擔子會一樣的重，而且她與未婚夫之間的愛情也一直沒有甚麼熱度，她雖有掙扎的意念，但那一絲意念也旋即打消了，她不敢取下他們的訂婚戒指。《長廊》中的男教員，本來還是大學時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當中學教員之後，就

向現實低頭了，他的心都放在地產和股票上，放在謀求出國之途上，對教育下一代，根本全然沒有熱忱，反而把學生當作出氣筒。他的未來，也是個不能自拔的陷阱，是條走不盡的長廊。

其餘如《芳華虛渡》的女主角，《休日》中的貨倉看更工人，《惟一的一個》及《乖，程程乖》之中的兩個小孩，都是被現實壓逼而受了傷，變了形的人，他們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葉妮娜用冷凝、客觀、寫實的手法，反映出大都會人羣的內心世界。她的同情與悲憫雖然深藏，但卻如海底巨蚌中的明珠，發出幽幽的光輝，這是她成功之處。

看星星

余妍伸手到架子最上的一格，抽出一張長滿小黃菊的卡片，打開，上端橫着兩行英文字：「跟你說再見，真難受，我們相處得那麼好……」，余妍抿着嘴角，兩顆鼓鼓的，肚子裏咕咕吱吱，再不忍捺點，一串笑就要爆炸出來。木架的左上角醒目的一行貼紙——嚇人的價錢。啪的把卡片插回去。集中在最便宜的一格找。喏，這張很對勁。風騷的小舞孃，穿花綠低胸緊身衣，寬邊帽上結粉紅的蝴蝶結，聳着胸脯，站在酒櫃旁，眼睛滴溜滴溜的朝不遠處看。酒櫃的另一端，一籃白精精的雞蛋，可望卻不可即。「猜猜你走了，我們會……」，翻進裏面一頁，「做些甚麼？……想念你！」斗大的、血紅的「想念你」。余妍又撇了撇嘴角，歪歪的，這次是輕蔑，不是笑。轉過身去，邊掏腰包，邊走向櫃面。

禮品中心的冷氣一竄一竄，燈光幽幽的，祇不過是中午，還以為快到黃昏入黑。推開門，後尾梢吊着一股寒氣，迎面卻意外地撲來白刺刺的陽光，十月輕緩的風閒散地吹

着。余妍打開皮包，抽出鑲白邊的太陽鏡，不戴，卻一把翻上頭頂。走進室內停車場，驀地暗了一片天，反把眼鏡向下一拉，一張臉祇剩下兩圈白框框。余妍打開皮包，翻了好幾翻，叮噹噹的抽出一大串鑰匙。要打開車門之際，在玻璃窗前幌了幌，但太暗了，照不到自己，但彷彿也看到了。自己才把長髮梳起，腦後稀鬆鬆的挽了個髻，白皙的一張臉無遮無掩，鼻子是直溜溜的一線，眼珠是深邃，不透光的黑潭——從前是烏光閃亮的兩丸水銀。

鑽進了車廂，才一下想起賣花的小巷子沒有停車的地方。那個賣花的小攤子，一束束、一籃籃的都是新鮮的花。她祇愛新鮮的花，從來不瞭解晴初的博愛。以前在宿舍，晴初的窗前總放着兩個可樂瓶子，一個插着鮮花，另一個放絲帶花。晴初說一是自然，另一是藝術，她兩者都愛。想起她剛與永寧談戀愛，時間跟心都交了給男朋友，對自己幾至視而不見。一個夜裏，自己心一狠，把她的兩束花對調瓶子。鮮花枯了，也就算了，倒是她那心愛的絲帶花，給水泡了一夜，根莖部份的布條白慘慘的褪盡了顏色，一絲一絲的鬆開，露出裏頭一大截黑鐵絲。余妍彎着嘴角，笑開了。進了兆基，可不能再用可樂瓶子盛花。姐米這女秘書很可怕，甚麼都要管；可樂瓶子權當花瓶這樣沒有格調的事，她非開口說話不可。

車在街角停了。余妍用最快速度下車，鎖好，直往巷口鑽。花攤子裏，橫木條子